

家訓八則

敦孝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看來孝弟原天性中事皆人所易為者今則始以晨昏定省之儀不足為漸而至於祇服不率膳養弗周大不孝於父母以推梨讓棗之誼不足效漸而至於有無不通短長相競大不友於兄弟其故何耶性以物好貨財私妻子之累有以中之耳試思錢財猶糞土也妻子猶衣服也父母兄弟則猶木之有本根身之有手足也今如戕賊本根曰吾恃糞土為發榮之資殘廢手足曰吾藉衣服為章身之具非至愚且悖必不謂然昔老萊子年七十猶衣綵作嬰兒狀以博母欢司馬溫公兄伯庚年將八十公奉如嚴父保如嬰兒食少頃則問曰得毋饥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得毋寒乎此二者世之所謂大賢而其孝弟之行祇如赤子愛敬一般并無別念可會恭

破得來人苟返其自有之天即第以二公作榜樣將見常則為承
欢為式好變則為于之怨慕為弓涕泣且無須椎牛炮羔即此雞
豚菽水可微色養且無須長大枕大被即此急難分肥可式友于
从愛憎殊恩知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即賢愚異質思世間不常得
者弟兄由是孝可移於忠君弟可移於順長上荷天床下延家慶
貨財妻子又惟敦孝弟者受用得着是之謂能知務

務勤儉

勤与儉治生之道也不勸則寡入不儉則妄費寡入而妄費
而費則財匱財匱則苟取愚者為寡廉鮮恥之事黠者入行險徼
幸之途生平行止於此而喪祖宗家聲於此墜生理絕矣又況一
家之中有妻有子不能以勤儉表率而使相越於貪惰則自絕其
生理而又絕妻子之生理矣勤之為道第一要深思遠計事宜早
為物宜早辦者必須經理若待臨時倉忙失措鮮不耗費第二要

晏眠早起侵晨而起夜分而卧則一日而復得半日之功若早眠晏起則一日僅得半日之功無論天必酬勤而罰惰即人事羸拙亦已懸殊第三要耐煩喫苦若不耐煩喫苦一處不周密一處便有損失耗壞事須親自為者必親自為之一日為者必一日為之人皆以身習勞苦為自戕其生而不知是乃所以求生也儉之為道第一要平心忍氣一朝之不忿不自度量與人角口闕力構訟經官事過之後不惟家或且辱身第二要量力舉事土木之功婚姻之事賓客酒席之費切不可好高求勝一時興會所不費不支后来補或苴或行稱貸償則無力逋則喪德第三要節衣縮食綺羅之美不過供人之歡羨而已若煖其軀体布素與倚羅何異肥甘之美不過口舌間片刻之適而已若自喉而下藜藿與甘何異人皆以薄於自奉不愛其生而不知是乃所以養生也子弟不勤不儉約有二病一則紈袴成习素所不諳一則自負高雅無瑣屑乃至游閒放蕩博奕酣飲以有用之精神而肆行無忌以已竭之

金錢而益喜浪擲此又不待苟取之為害而已自絕其生理矣孔子曰謹身节用以養父母可知孝弟之道礼义之事惟治生者能之奈何不惟勤俭之為尚也

省剩墓

歷代之先有吾所逮事者有吾所未逮事者有得諸傳聞徵諸記載而形聲猶如绘者其精爽一萃诸祠其体魄各藏诸墓追远報本之典於是乎行忼聞優見之忱於是乎寄誠重地也近見人家住宅踵事增華務求安美獨於祖先祠宇簡陋因仍甚或墻壁泆涖莫与饰之棟宇傾頽莫與修之什器残缺莫与備之是何富貴其身而寒其祖若此遑問其享祀不忒也至於墓修理較甚逸省視較祠易疎年之墓子姓蕃則互相推诿地远之墓路費艱則屢致遷延一坏甫乾辦香莫至此等荒怠保无有榛荆芜釀其為蛇兽窟者保無有風水安吉被人侵冒盜葬者保無有樹林茂

密丈界平闊被人開墾洗而戕害者叵測者保無有契批漏落斷
碣銷灭被人橫指為古堆并其祭扫阻之而莫可如何者子孫一
日失計祖宗百世不安罪憾胡可勝言今与族約清明掛扫之会
無論新旧岁失大寒之期修擢之期無論远近无失有力之家置
田修墓贫寒之户登界勒碑墳則合族擢禁之絕冢則旁支照护
之盗卖侵葬則同心協力匡復之出自本支子孫者合房鸣 上
按律擬辯之若夫墓祀無缺祠祭聿光是在知事死如事生者盡
吾心竭吾力毋或以疏怠貽怨桐於神明也

联族众

书曰以親九族詩曰才支百世联族者非攀援拓拾冒非族為
己族之謂范文正公所云自祖宗之均是子孫固無親者也其联
之之有三要曰尊尊曰老老曰賢賢名分屬尊行者尊也宜恭順
退逊不敢觸犯有分屬雖卑而齿邁眾人者老也宜扶持保护事

以高年之礼有德行道艺為本宗楨幹者賢也宜親炙之景仰之事效法忘分忘年以敬之此之謂三要又有四務曰矜幼弱曰孤寡曰周穷急曰解忿競幼者年者穉年弱者鮮勢人所易欺則矜之保抱提攜隨處效力無使失所鰥寡孤獨王政所先而同族尤為吾所耳聞目擊者則恤之貧則恤以善言富則恤以財谷皆實德也衣食窘急生計無聊命运亦乖則周之量可為則為不必望其報不必使人知吾盡吾心焉人有忿則爭競得一人勸之氣漸平得一人助之氣愈激当局多迷宜居間解之族人之責也此之謂四務又最要者則有四義曰義田曰義倉曰義學曰義冢以養以教歌斯哭斯使生死皆無一夫之不获如有富是有富者族皆沐其分潤而怨望之私絕如是則有有貴者族樂藉以增輝而忿傲之习捐如是則有者而尊者族不以為欺压我而以為能庇蔭如是則有賢而才者族不以為葉藐我而以為能訓诲我以祖宗一人之身身之以祖宗一人之心心之族用以睦

肅閨門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聖訓也而家人彖辭獨言利女貞者以一家之中最難處者婦人故君子正家必自刑于始夫名教非獨為富貴仕宦家設也人平日宴私動靜各自謹飭則其家嘻噍之狀無自而開虽桑姑饁婦露面拋頭而其清白家風自在每怪門右族其妇女居無教外而三姑六婆來往成群內而狡童艷婢笑歌雜處甚或听其結社讲經燒香看會種種惡俗恬不知非閒遇有凶險性成之妇不事舅姑離間骨肉不和妯娌慣鼓唇舌不任烹調嫚艺賓客不恤飢寒苛刻奴婢為丈夫者始而縱容姑息繼則任其把持家道之乖莫此為甚然亦有謂女德極化不悛即其夫亦亦如之何者不知教婦在初擇婦必世德語云逆家子不聚乱家子不聚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当先察其壻与妇之性行与其家法何如毋苟富貴輕立盟誓今人擇壻一道或亦然煞費

周詳獨於蟄繩嗣宗似續式真種子反草草了局向平之願甫酬
室家之索立判是亦不思之甚矣夫嘖笑毋苟情欲不形內外宜
分嫌疑必避夫綱也三從四德彰姆教也姆教不嫺夫綱莫振故
肅閨範為正之本而慎婚姻即肅閨範之源

審交遊

中材之性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於善惡關頭業自持不定故近
朱赤近墨黑交際所關尤屬人生要務養正之道子弟自志學伊
始務擇端嚴師傅愿謹友朋使志向所越不至走錯方向至姻黨
締交之故鄉鄰結契之之緣薰蕕系之成敗因之禍福隨之无论
富貴小子成人均不可以不辨今按其類有三焉其或謹約正直
端方然諾不苟舉止安詳是為賢良我飢与之交遊行正立言正
經如聆箴銘如履康莊雖有矜驕之氣刻薄之腸薰陶模范漸且
潛移默易而相率為常所謂入芝蘭室久而不聞其香若夫好利

飾非語言譎詭樂禍貪淫動止陰險是為比匪我而与之交遊昧邪正迷藏否徵逐酒肉煽誘賭虽有羞惡之良彝好之美浸淫濡染久將習慣自然而莫知底止所謂習俗人賢者亦不能免至若雄心斗氣干霄不畏強禦廣結英豪是為任俠之曹我或与之交遊慕其豪爽兢事浮器無幹濟之畧而自誇氣節之高將見觸忌諱而動干禁例務揮霍而取戾招搖非有關於信義徒貽於市朝所謂畫虎類正如馬伏波所嘲夫人未能獨立無也子小人謹效任俠害可立睹也世尤有犯法干之徒貼悔於市朝所謂画虎类狗正如馬伏波所嘲夫人情未能獨立无与也远君子近小人黜謹愿效任俠害可立睹也世尤有犯法干紀之徒設會招盟供齊主教子弟一人其殼卒至以其身流於乱賊及宗族膺教育之責者宜何如思患預防焉

息爭松

昔人謂太百姓完賦稅無爭訟便是天堂世界今人反求禍辭
福視公庭為生涯遇事风波匿名揭帖隨方播弄及至机关破露
法网隨之敗行辱身瀕死不悔其人洵不足與議矣乃若忠厚傳
家之子平昔畫地為獄誓不入刻木為吏誓不對無奈禍福無門
或因里黨欺凌或遭骨肉乖變偶忿免抑虽明知浪費腰纏拋本
務而千託上訴一入豪吏猾胥之手百莫脫似亦情之所勢之所
無可如何者然則何道以弭之曰慎曰在訟卦之象曰君子以作
事謀始始之為义毋启貪心以為召怨之阶毋纵倖心以开延盜
之隙无逞机心以基報復相寻之漸試看光明磊落之士揣情酌
理人不敢推心置腹人不忍背非不虞欺且背也準於理之間無
罅隙滲漏可供人指摘慎之至也至若橫逆之來惟三自反語云
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己一句錯便有無邊受
用兩人自是不反目稽唇不止只溫語稱他人一句好便有无限
權忻今人好訟只是不能忍论其理豈不謂彼曲我直至於訟則

仍是彼蚌我鷸纵令官府廉明是非立判而今日一是非明日又一争讼何自苦也易曰君子懲忿窒欲澄訟源也然或有万不得已若事关祖宗父母兄弟妻子大节者奈何日据实申雪及早回头无轻信讼师棍党教唆架捏拖累免蹈终凶兼全厚道

戒賭博

昔晋陶荆川谓擣蒲者乃牧豬奴戏耳今则有马吊骰子混江骨牌摇筒押宝之属人平时一介不与至此则拍案狂呼一掷千金及输钱莫赏父母妻孥遭其詈骂至於家资荡尽何愚也更有呼朋引类玩花鼓戏为长夜之赌命妻若女递茶行酒抽头子线有不可对人言者耻孰甚焉稍能自爱者织知賭博乃破家之地娼盜之藪也人入其中左右前后皆噬其膏而吸其髓者无论技倆不能胜即偶胜不过将取姑与势必一败涂地或畏父母初则瞞取家财与妻子服饰继因防闲甚密穿窬之心起焉又或卜晝

卜夜无内无外中葍之醜其能免哉余谓赌博之兴必有其渐大抵豪纵之士娱賓款客以手谈为潇洒任子弟隅生持籌恬不为怪及至效尤愈越愈下虽鞭撻提醒终莫能反悟又有子弟在家不令常守职业听其东游西荡一被群小煽惑堕入局中不至荡产破家不止是豈独子弟之本心不肖哉亦父兄先未有以曲成之耳愿我族众绝赌源焚赌具远赌局勿谈赌书以熄赌风

族規十二則

一重國課 普天之下尺土莫非王有人非至愚當解草莽盡忠之義門無催科人到便是清福族間有拖欠此項者房長嚴催速完免干國法

一肅祀典祀祖 以誠敬為主宜各整衣冠以昭嚴肅且祭祀正共展孝思之會非爭論是非之曰與祭子孫必敬必戒毋輒酗酒喧鬧貽怨恫於神明其故犯者卽係欺藐 祖先輕則罰五年不得與祭待其自新重則協族稟究

一省祠墓 公祠重地 祖先靈爽式憑追遠報本之思於是乎伸古仁人孝子 祠宇傾頽則修之規模苟簡則擴之祭器殘缺則備之祀產狹隘則增之良有以也至於墓地遠則修擢維艱年代

遠則掛掃恆疎甚有契批漏落碑碣銷滅今 先人安藏体魄之所竟被人侵挖謀買且橫指為寺場古堆者言念及此能無痛心是在有遠慮者勒碑豎界毋遷延修擢掛掃毋推諉公墳則通族培護之絕冢則旁支照拂之尤須恪守本分毋冒認以茲訟

毋藉佔以越伐毋強葬盜葬以速禍思患預防之道得焉爾

一 敦孝弟 孝弟為五倫之一為父兄者自幼卽諭以晨昏定省之規曉以推梨讓棗之誼庶薰陶德性各勉為善人君子其子弟不率教者父兄不得姑息徇隱宜早為帶祠訓飭免致罪惡貫盈送官懲治

一 務正業 族內丁口繁衍士農工商各務正業一失正業便入迷途洋煙嫖賭恬不知非獨不思上何以無忝於先人下何以示法

於後嗣有志增光門閭者宜何如懍懍焉

一絕比匪 近來教匪結會愚民偶被煽惑一經發覺家產蕩盡性命莫保甚至株連宗族有犯此者急須痛改永為盛世良民如不速悛協族稟 上究治

一解爭訟 大抵英雄義氣激發因事關重大據理申雪及早回頭亦屬萬不得已之情今人好訟視公庭為兒戲而棍黨訟師因風縱火教唆架捏乘間射利苟人非上智墮入局中大夢方酣誰為喚醒惟在清夜之間離惕然自思曰兩人自是不反目稽脣不止何如溫語稱他人一句好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何如同頭認自己一句錯否則今日一是非明日一是非報復相尋機關何

止千般賈禍直貽數世吁可慨也普望同姓仁人君子遇族間爭訟密室苦口各盡各心殷殷求所以解之庶幾一言造福正古所稱愛人以德者 祖先有靈殆將世世庇佑之矣

一勵節孝 節孝以巾國而守人所弗能守為人所弗能為直與忠臣義士孝子悌弟各自樹古今不可磨滅之名良非易易近今風俗蕩佚持家者第舉從前節孝作榜樣謂某某請旌建坊名畱志乘時常講說未必非扶翼世教之助吾宗有青年守志勁節安貧者俟夫故六年後房長宜確查報明不得遺漏錯混祠內開造清冊酌宜送以示獎勵

議節婦每歲獎錢三千文定端陽臘底兩節分送俟公儲益

裕從優議獎

一恤寡獨 世間民之無告者莫如老而無夫老而無子至寡獨而

兼貧病此尤窮於天必求濟於人者也令房長確查報明 祠內
造冊按時周濟以示矜恤

議寡獨年逾六旬貧病無依者每歲給錢二千文定端陽臘底兩節分領俟

公儲益裕從優議給

一戒殘虐 世俗溺女磨媳種種忍心害理實為 天地 祖宗所
不容請試思前想後推己例人己亦人女人媳假令生而遭溺
嫁而受磨己安得有今日縱婦女心性很毒不畏冥誅奈何為
丈夫者不知禁止訓誨之方亦喪心以任其損傷元氣也親房
須婉轉勸導嚴切規誡使聽者大發深省毋貽後悔

一廣公儲 公儲者子孫為 祖宗積儲以待公用者也戒饕餮而
酒席省浪用之費戒鯨嚼而公廷無追債之苦戒濫借而司事免
賠補之累戒議分而各房絕爭訟之源四戒弛則公敗懼難供每

歲之祭祀四戒申則公裕并足濟無窮之公用要在各懷清白共矢動勦而已

一擴義舉 古之義舉有四曰義田曰義倉曰義學曰義冢行之一鄉則一鄉沐德行之一族則一族受福惟在有心人以 祖宗一人之心為心今日能為者毋俟諸異日及身能為者毋諉諸子孫一人之識弗周族眾共謀之一人之力弗逮族眾共襄之義舉可次第告成矣

戶首觀光膏丞氏 協理 美城 日望

當年 殿選 柴欽 東海 瑞和 祥發

雲池 家龜 虎榜 瑞棠 長青

族房 福勝 振萬 鼎臣 玉樹 葆軒 恆仙

風岡 崑吾 峽臣 恭軒 萃然 立臣
勅堂 信芳 元臣 春源 作城 帷莽
良材 璿卿 春暉 秀華

嗣孫聲鸞幹仲氏薰沐敬書

光緒七年辛巳公懸旅規 九年春奉 丁憲批准存案勒石

新编家规十条

第一条 宗祠宜修

祠堂为萃聚先灵之所，宜修造齐整，不可朽坏根本之地。先灵安，子孙自然昌炽。

第二条 宗礼宜立

礼教明则不为异端所惑、流俗所移。家礼一书，居家所不可离，冠婚丧祭悉由此行，庶不至失礼而貽讥。

第三条 宗分宜整

名分者，持世之大经，不可紊乱。户长为名分之主持，尤不可因循。如有干犯名分，唤入祠堂教之；不率则请命列祖惩之；再不率则送入公廷罪之。此皆户长之责也。

第四条 宗体宜存

体统所系最重。祖公伯叔兄弟，各随行称呼。相会则论派论齿，起居坐作一以尊长为节。体统既立，方成家规。

第五条 宗嗣宜严

立嗣必用同宗，载在宪典承桃，果出于一本，亦可损乎！凡立嗣者必择同枝，同枝无人方立旁枝。有抱养异姓而恩义已深，听其终养或无宗可归，则明书养子，以别真伪。

第六条 宗派宜遵

宗之有派，于以正名，于以齐家，所关实大。前友兰公裁定宗派，与续纂派次，举族共遵。异日名标金榜，有蝉联云路之荣，诚盛事也。倘有应试不用派名者，祖祠不给衣顶之费。

第七条 宗难宜恤

族中有被水火盗贼之害者，宜随分周济。大难之中，家计什物置之维艰，以百十家而凑成一人之家计，诚易事也。

第八条 宗弱宜抚

一本之中，或有单弱者，或有贫困痴愚者，各户长宜为抚恤，勿令豪强凌害、零落失所。

第九条 宗讼宜息

族之有讼，多成于户长之摸稜，或畏财势，或碍面情，或有宿好而袒护，或有私仇而暗害，凡此 不惟不能息讼，且足以滋讼。凡族中有事，必黎公执理而决之，其所全于一本，多矣。

第十条 宗侮宜御

族中有素行横暴而被人侮者，有倚势生事而被人侮者，当为之共斥其非。若素行安分，断不可听其荼毒也，小则阖族理论，大则鸣公申理，岂曰恣事！务期人人公平，与族党相安于无事云尔。

湘乡谭氏宏妙公塘湾世系淮房三十四派世连撰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八日

附錄格言四則

惜字寶訓

蓋月文隻字皆仙佛之經書寸楮微言悉聖賢之名諱天曹地府一字貴若珍珠人世寰區千言賤如瓦礫或糊窗裱壁顛倒文章裹物包烟輕污典籍封罐口作書囊重重慢侮裂紙條剪鞋樣種種欺凌或拭垢而拂塵或擦油而抹桌或寫未工而嚼爛嚙下喉嚨或臨方竟而撕開拋於糞土或揉團而塞於壁縫或捏塊而擲於牆間或帶字而登牀或攜錢而入廁或紐繩而束物或搓線而穿錢或捶爛以和泥或裂開而拭穢至有顛狂浪子為爆竹而割裂千張婦女閨娃夾絲線而碎殘萬縷蒙童小子作踏於學館書房庸師莫知訓誡

胥吏書傭輕賤於官衙私舍有司罔識箴規地積青蚨跨之
弗鶴文藏經袋坐下罔知且銀工梓匠鐫字於簪鐲戒指婦
女冠帶褻污於穢處淫時或帶香而入房或題詩而繡枕或
書於桌板猶藉口於旋寫旋揩或燃火啖烟尚託言於隨焚
隨化甚至將經書而作枕以匾額而鋪牀或以衣求印而送
終或以書入棺而殉葬或畫卦於窀穸或黥面於奴僮或織
字於綢緞庸夫愚婦裂以為衣或記字於椅橙俗子凡流坐
之罔畏或寫於磁碗破則棄之街頭或貼之蘭房淫則褻於
內室或藏書史於卧側或蓄經典於帳中或題句於竹木之
枝或貼字於便溺之處或置籍牀頭而咕嚕或安書膝上而
呶唔或臭口吟哦或穢手捧托或書無衣而破爛或經闕軸

而傷殘三教之中九流之內識字而不敬字讀書而又輕書
蔑侮聖文褻污典籍種種罪端曷勝髮指孽積山邱而莫覺
果昭地獄而罔知天地鑒之而震驚鬼神臨之而赫怒上帝
屢行誠諭諸生視若罔聞仙真幾次通知眾人棄而弗閱豈
知城隍社令司命土地等神除將各人善惡詳註外另註慢
字數目一一消除破一字促壽一日踐一字削祿一朝千以
歲除萬以紀奪重則子孫全滅輕則眼目雙盲女子崩漏而
產亡男子十傷而天喪一月一算考覈維嚴人若敬之重之
壽算依例增益

遏淫說

諸惡業中惟淫業為最蓋淫念一萌便思邪緣相湊生幻妄

心設計引誘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根心忌人之有生妒
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種種善願由此消種種惡業由此
起此森羅鐵榜必以淫為萬惡首也然而庸夫俗子顯蹈明
行罔知顧忌至學士文人誦習聖賢竟爾自號風流侈談情
種嬌艷無心顧盼輒視為有意之凝眸深閨不無笑言便揣
作多情之勾引或賄不足而以才誘或直不遂而以巧謀繼
繼則托於夙緣邂逅便稱為天合機關不止千般流毒直兼
數世不思月下花前為樂有限粉白黛綠轉眼卽空而惡因
日積顯則傾家蕩產平生之名利皆虛陰則削祿減年一世
之榮華喪盡大則虧體辱親鄉閭共忿小則辱身賤行流落
堪嗟甚至敗露觸兇而七尺之軀頃刻作刀頭之鬼奈世之

溺於此者動曰何傷嗟乎天下受何傷之毒者豈少哉夫殺人者殺其一身淫人者殺其三世蓋穢德必彰惡聲易播上而殺其父母矣中而殺其夫矣下而殺其子女矣恥懸眉睫之間痛纏心骨之內無異挾白刃而剗三世之腹而猶謂何傷吾誰欺欺天乎況昔人親見陰律云姦人妻者得子孫淫佚報姦人室女者得絕嗣報試觀好淫之家不報於妻妾卽報於女媳醜聲藉藉污人聽聞至若婢女僕婦尤易行姦不知家政不肅家道不和大都由此或妒妻鞭撻以傷生或悍僕反辱以叛主或父子不知而聚麀或兄弟交遊而薦寢甚者以骨肉胞胎淪為賤勝後人無知悞行褻狎名為主僕之分陰有兄弟之戚傷風敗俗所不忍言又有假隨喜之行踪

誘空門之艷質敢污佛地致敗清修此與尋常淫惡定加三等更有別種狂癡漁獵男色往往外借朋友之名而陰圖夫婦之好彼既見鄙於眾人我亦不齒於正士且若輩惟慕少年頓忘齒誼淫其幼者何異於吾子吾孫淫其稍長者何異於吾弟吾姪父事兄事之謂何而淪污若此少知禮義者當必汗流浹背翻然愧悔矣等而下之狎優童昵俊僕心因欲亂內外不分我既引水入牆彼必因風縱火其間蓋有不可知者他如寄興青樓自謂於德無損不知淫媚賤質百種溫存無非陷人釣餌一人其中極聰明人亦被迷惑況遇屍癆之婦瘡毒之妓性命莫保形體臭爛生子卒皆不奇嗟何及哉顧巫雲楚岫幻夢方酣誰為喚醒惟在當境之初動念之

始亟思降服能惕然思曰淫人妻女妻女亦被人淫何若視人之妻如己妻之惡人犯視人之女如己女之惡人污此為上也其次眼光落面妖態攢心有慧劍一焉曰忍而已矣狠忍而已矣飢不食虎餐渴不飲鳩酒忍之說也蝮蛇螫手壯夫斷腕毒矢着身英雄刮骨狠忍之說也要其得力則又在平日父兄師友訓迪漸染之功務使胸中於禮法因果確信不疑觸境猛省自能瞥地迴光歷觀古之賢達片刻操持於己何損而登大魁致顯位享富壽福子孫較之半世黃卷青燈與他途積德累仁者逐事半功倍人又何苦以俄頃之歡娛博終身之荼毒甘蹈下愚若此哉第風月場中最易失足半生淪墮顧影慚惶求其守正不染者其能有幾終日戒不

淫淫心特熾逢人言寡慾慾種更滋慾情莫返自取貫盈誠
始迷而終悔卽灾去而福隨上蔡先生云天道禍淫不加悔
罪之人斯言信矣然又不但淫行當戒已也每見讀書才士
與一切伶俐俊少談及淫污私情必多方揣摩一唱百和每
因言者津津遂至聽者躍躍夫姦惡陰私實係終身名節一
言偶失殃累無窮使其生則含羞死猶遺臭先人蒙垢子孫
懷慚上干天怒莫此為甚況又含沙噴血玷清白之芳名吠
影捕風肆譏評而無忌者乎若夫傳奇小說多屬子虛雖意
取議時理含警世而上智難概中下為多披覽之餘動心失
性則人人之孽皆其孽矣普望自覺之餘更思覺世吐舌上
之青蓮揮案頭之彩筆表章感應救拔淫迷或廣坐危言或

密室苦口毋畏擲揄毋談迂腐宛轉勸導必能使聽者大發
深省於以迴蛾眉伐性之狂瀾施錦帳回頭之良藥豈非所
謂愛人以德自求多福者哉至於貞淫果報不爽分毫古人
詳矣茲未及載

戒溺女說

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
有父子人之所以不絕者男女構精生生不息而已近世乃
有絕滅生理而溺女者殊為莫解求其故或以生育太多厭
而溺之或以屢產皆女忿而溺之或以養女需乳不利速孕
急而溺之不知多子為福九男二女七子八壻傳為美談生
育之多未可厭也父精母血妙合成形為男為女均屬骨肉

莫非子也而忿之耶至子息有無遲蚤命實為之人而無子
正宜積善祈生子人而晚子益宜培養元氣乃溺其現生之
女妄冀未生之子一念嗜殺上千天和愈溺女愈生女幾見
溺女可以速男乎顧又有借口於家貧莫贍嫁奩無貲者豈
知天不生無路之人飢寒飽煖原有定數前此不以無女而
能富今豈以偶有此女而遂貧出繼撫養生路多端開一面
之網可也冠婚喪祭稱家有無吾見世有貧兒終身難娶者
未聞有貧女而終身難嫁者使嫁女者不責其壻家之物彼
娶婦者庸責其岳家之貲而甘於不娶乎思此則女之母容
溺尤大彰明較著矣若夫富貴之家惑堪與之說謂女山不
利擇壻實難不如蚤為之所抑思佳兒佳壻司之自天婦德

婦容教之由我盡其在我而聽其在天姜宇不過暫為人牧
呂子衡未必久貧禍水一杯何如糟糠半世乎富貴人而出
此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下及私胎一節似萬無存留之
事矣然既犯首惡復殘生命是罪益罪也不如書明生年月
日置之道旁若男若女聽無子婦者之携養猶為曲全之術
耳夫赤毛堤下為宋夫人虎乳澤中得楚令尹厯觀史傳孰
謂迄無好人此窮於溺而猶可濟乎溺者也稽古在昔女之
以節烈顯親者代有傳人女之以含冤作祟者難更僕數觀
於木蘭之代父從軍緹縈之上書贖父人患無女耳其肯溺
乎觀於陳婦之紅蛇纏股元秀之牛蹄轉牀則嗟無及矣其
敢溺乎噫歔歔身從何來匪母奚以有我子甫黃口擇婦便

費經營今日之女異日之母也今日生女之母當年未溺之女也我之子若孫未溺之女所出也子若孫之婦他人未溺之女也思前想後推己例人而忍使呱呱弱息抱憾覆盆也哉嗚呼痛哉淋淋胞血欲語何能母魂甫續女命旋傾天乎人乎天欲生之人欲殺之逆天者亡殺人者死仇怨相尋得不於若子神其報耶語云三代不育女者其家必絕蓋使一人溺女人咸效之而人將無女矣人將無女而人將無妻矣人將無妻而人將絕矣彼欲絕人天能不蚤絕之乎此尤往復之必至者也又況例設育嬰堂收養嬰赤凡溺女者以故殺子孫論縱不畏冥誅獨不畏顯戮乎夫雞雛掩殼而死豬子出胎而亡人猶惜之虎狼不傷父子螻蟻尚知貪生人獨

忘歟覆巢破卵鳳凰不翔其邑刳胎殺夭麒麟不至其郊惡傷其類也矧伊人矣自殘其類禽獸何若焉彼昏不知得吾說而存之庶不失天地生物之心而坤德其無疆矣

戒傷古墓說

嗚呼世間民之無告者鰥寡孤獨而地下鬼之無告者則莫如古墓焉然鰥寡孤獨猶有舌之莫捫而古墓真無言之可訴矣乃世之昧心滅理者每將其墓而掘之推其心亦正恃其無告耳嗚呼不能告於人者獨不能告於天乎不能自告者豈無代告之者乎彼昏不知盍觀先我而為之者或建屋或營穴謀陰地者先損心田或挖土或開田愛小利者必有大害觀朱文公之誤斷美地成潭夏世笏之遷骨桂籍幾削

應瞿然矣且也砍邱木傷禁步法律何等森嚴挖冢穴見棺骸殺戮決不寬貸縱孤魂無主有冤莫伸倘經仇家之告發不畏冥誅難逃顯戮矣嗚呼果無告乎抑有告乎且吾又烏知無告者之非並不必告者耶禍福報應司之者鬼神茲之古墓鬼乎神乎必一居於此矣或曰司禍福者神也彼枯骨無知即或有靈亦無祀之餒魂也不知禍福之司不皆神也人之作惡者有惡鬼報之則此雖司福不足而司禍不有餘乎又況陳希夷曰公平正直雖無子息死為神豈無祀者皆不可神耶若是則禍福惟其所命更告愬於何人乎而我乃挖彼之墓劈彼之棺戕彼之骨即在旁人猶且不忍見不忍聞矣況鬼神自當其禍自受其苦乎即予之他人鬼神猶且

痛之恨之重禍以報之況卽予之司禍福之鬼神而謂鬼神能與斯人兩立乎即或杳無踪跡而誤犯之亦必卽刻改悔修整墳塋豈可既以不知而誤犯者復以知之而故犯乎吾且不言鬼神而以循環之理觀之其不可犯也愈明矣夫今日之所掘者古墓也安知非昔日曾掘人之古墓而因以絕其嗣致有今日之掘乎我今日掘人之古墓安保異日不絕其嗣而亦被人之所掘乎我既絕其嗣矣我之祖若父又誰為祭掃乎後人之貪吉圖錦誰不如我我之祖若父能保他人之不掘乎是我今日掘一人之墓者異日將掘我數代之墓矣我不為一身計獨不為祖父計乎至若路途遠寫有後遺失則更有甚焉者何也嘗見悞聽堪輿改葬祖墳不旋踵

而變故疊出者今我為掘之安保彼之子孫無恙乎嗟乎死者之筋骸莫保生者之禍患旋起人世罪孽多端孰有重於此害及一家災及數世者乎抑又思之無論人之祖即己之祖也又安知非即己之祖而非人之祖乎試問己之祖宗遙而溯之果世世皆不遺失乎其所失者安知非即今日之所掘乎吾友某曾告予曰吾族有將古冢平塌者吾力阻之亦不知為誰氏墓也是年冬重修族譜校讀中乃知即欲平冢人之祖也嗚呼人失祖墓誰不隱憂對此孤墳宜增感慨況此當前之即是者乃欲害人而即以害己乎又即轉世之說思之則今日之所掘者安知非即前世所葬之我也萬一我而前生葬此不即以我掘我乎即或非我又安知非我祖父

我子孫我親眷前世之墳乎夫人必前世修累今生乃得人身今我乃掘前世之墳又何能卜今生之順乎若夫壓棺以葬者不知死人之有屍亦猶生人之有身假令生人無故而被壓豈能甘休乎又或遷棺以葬者不知死人之有墳亦猶生人之有屋假令人屋無故而被佔又能甘休乎吾知神魂有靈死者之與死者未必相安而無事也為人者縱不畏他禍忍使父母之不安於泉下乎我父母亦既不能自安矣又何以佑我於身後乎尤可虞者買遷他人祖墓葬我自己父母是謂買禍也世間謀買多端猶且不能久享而況很戾至此乎其子孫出賣者其罪固加尋常萬倍而謀買者多方引誘百計愚弄既有掘冢之實又欲脫掘冢之名卒之並不能

脫掘冢之禍何不將此錢多積陰功使吉地不謀而獲而顧以有用之錢買此無窮之禍乎之數者是皆堪輿惑之也夫堪輿果其尋龍有術則必體古人齊世救貧之意不難別擇佳城而乃使死者受無量苦惱令生者作無邊罪孽一舉數害吾知生為看地人死作地獄鬼受盡冥法永無再世矣卽古來名宦豈無遷枯骨於他處者然必城池大事上關國計下繫民生然後為文以祭之庶知事之孰重孰輕魂乃無驚無怖吾果何人吾果何事而可以此藉口乎夫施棺槨捐義山善士每多方以護人之屍骸者誠念古人善禱曰保首領宦途致仕曰乞骸骨人之視屍骸甚於生之視身家也我不能施棺捐山無善念以及人已為虛負此生也即當思曰適

墓不登壟古之人登猶不忍也吾獨何心隱忍而為此乎嗚呼龍骨致雨駝骨驚馬物猶不以枯骨而不靈也況人為萬物之靈乎奉勸仁人君子處處隄防人人演說已犯者仍保枯骨歸故土未犯者且將覆轍鑒前車刈草伐木所值小而所傷大牧豬放牛畜無知而人任咎勻以惡小而為之也且細則加一簣之土功德不費錢文大則築四面之圍恩澤更銘九地勻以力所能為而吝之也果能德澤及於人墳不但泉下有啣恩之報而彼蒼亦降作善之祥則我地自牛眠可卜黃誥定焚矣若謂此鬼不足以報德請觀結草之老人若謂小善不足以成名盍觀澤枯於西伯乎

《录自四修谱》